



工科給事中何楷駁之曰臣日在科辦事伏
覩聖諭以火星猶未順度仍青服減膳朕晝
夜徬徨不能自己謹按熒惑自四月十六日
逆行至尾八度為月所掩今五月十五已退
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兵部尚書楊嗣昌有疏
指陳詞甚可畏朕聞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德
之動天桴鼓匪速故手䟽默籲而甘澍斯零
此其驗也三光變異各以類應識緯占候等
等書凌雜不法朕不敢贅談第稱述其可信

者古人皆言月變省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
惑月何以屬刑以日陽月陰陽既為德則陰
當為刑也熒惑何以屬禮以熒惑位南方主
夏配禮又熒惑亦為執法之星禮失刑煩數
相觴勝欲措刑莫如崇禮誠欲崇禮莫先省
刑今爰書之煩極矣皇上軫念冤濫諸所解
網無一不快人心頃熟審已竣部司所議矜
宥止重犯數人而未結之案先後累：誰復
過而問之獄窄人稠炎氣鬱蒸勢必釀成瘟

疾深可痛也考會典熟審事例原有輕重囚
犯作急問理之條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
倣而行之否者勅令諸司定限一月內將見
監各犯逐一審結以聽上裁間有染疾深重
者勘驗得實量請保候許所甦蘇必自無量
且請自今永著為令凡內外問刑衙門但有
留獄至一季不結致令疾斃者罰治不宥蓋
使人知生之可重然後知刑之可畏知刑之
可畏則為官者必共凜於憲綱為士者必共

明于小學為民者必共飭于六言自此礼教
大行而犯罪者益寡賊株守徑義以為消厭
日火之變或有在于是者若夫嗣昌所言則
賊不能無惑者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
應其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縷々援引
出何典記如探其立言本心則路人或群指
之矣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
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
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

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于永平二年一
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意所指斥安
在且前言后妃後言陰宮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是何為者耶今火漸次心々為明堂其前後
星皆子屬誠恐瞽史細人踵襲游談妄肆簧
鼓賊愚欲乞勅下緝事衙門嚴行訪禁如有
犯者即治以妖言惑衆之律至若熒惑出入
以其所舍命國載在史記漢書甚明即守犯
心尾各有其占不專于明堂後宮取義皇上

精晰畚籍必垂洞鑒昔宋景之時熒惑在心
景公有言三立徙三舍以敬天法祖如我皇
上葆中和之德行寬仁之政月且重輸皇
楯軌鄭僑曰天道遠人道迩或區以忠愛
不憚盡言伏惟天慈俯賜炤察上得旨清獄
已有屢旨修政召祥亦有可採樞臣不必深
求

拜颺新政

崇禎十一年四月給事中章正宸疏言臣入

都旬日見銓臣田唯加逐矣輔臣張至發罷
矣道臣曾櫻釋矣神明不測迥邁等夷而追
維臣于役一載以內皇上治將克舜蓋史不
勝盡書也勤恤庶獄清理株犯千餘而煩冤
除矣出帑賑山右減征發廩被災等處而凋
廢起矣陳履謙張漢儒殛而奸宄懲矣章光
岳朱繼祚袁鯨屏而逆党悞矣蜀撫王維章
逮延招周汝弼易而節鉞清矣司寇鄭三俊
原而國体全矣補高攀龍誥授惠世揚官復

袁繼成賤優容黃道周懃而忠貞奮矣敦展
親之誼遣使申誠而仁義兼行矣帷幄有成
謀滅敵朝食勿與互市而邊隅胆落矣徽音
懿政臣從四牡僅聞一二舞手蹈足不知所
以頃者夏月御講尤祖宗來曠典清問霽顏
慮周軍國允馭將禦夷挾兵籌餉片畧主裁
臣管窺皇上深宮燕閑祗上帝攬太阿必獨
觀昭曠務崇敬簡故聖躬益清明聖治益光
大有君如此何憂乎外患何慮乎內寇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蓋從古求治莫用人若皇
上誠廣推德意自閣部而下卿貳臺省部寺
悉五日一輪對商榷詢謀各令展給筆托具
陳呈覽不合者隨時糾駁仰取進止或事詳
審人湏確挾仍集議朝堂斷自睿衷省章奏
之煩杜蒙欺之弊士氣丕振下情日通矣
請行欽恤

崇禎十一年五月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疏言
臣當受事方始因思以賤掌為報稱首先刑

獄蓋治天下之道惟禮樂兵刑如刑失其宜
召為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之政
故古聖明王莫不慎重刑獄或曰折獄致刑
或曰議獄後死寬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
德而惕雷電之威非取必于姑恤也如服其
心殺之而不怨書曰五刑五麗哉言貴當也
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為非往往自擇法網而
大小臣工或不自必慎孤負聖恩間實一二
于法以明朝廷之憲典具在乾剛獨攬天_下臣

民誰不感激而惕息哉臣去年留考在京見
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得釋者千餘人路
傳巷語以為聖朝第一美政不得特此也出
學臣袁繼成于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寬刑
臣鄭三俊道臣曾櫻于私寓而不以一事沒
其生平矣即令堯舜復起不能有加臣仰体
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法其不得已
而用者也凡司刑諸臣或拘于文法輕重不
得其所麗而皇上以大明炤之賜之馭難以

求其當猶是明法勅罰之人心也而諸臣或
妄相揣摩過于疑畏以是有徃歲累旬不敢
即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冤耶故
臣曰臣子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
園扉之中羈繫將滿其中豈冤抑實干天和
伏乞皇上憫此愚蚩引開一面立勅再為清
理其徒流各罪速令遣斷其人命非下手奸
盜無原贓務令真偽立分則所生全又不知
凡此矣至于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

各有應得決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
而不即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為
解網也是留獄也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
其正臣竊章章朝上而聖斷夕報可也即臣
工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以私徇非以臆
決即皇上以為不可而在三補牘聖明亦必
不以為瀆聒也虛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
克厥愛者聖明如天之仁也寧有成心于其
間哉臣見迺因星變致勞皇上素衣避殿實

圖修省則清理刑獄實弭災之大端也臣在
刑言刑直據所見伏惟皇上採酌施行

飭行謚典

六月諭禮部易名之典關係甚重即應與謚
者必確核品行心術如古時法善與善字惡
與惡字務使名實相符以示勸懲

失禮致火

崇禎十一年六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報稱本
月初二日有安民廠災變突發之一事斯時

臣正氣息綿：臥榻未安忽聞霹靂一聲自
西北起臣不勝戰悸扶病疾馳到廠止見廠
中房廊庫廳一時盡塌梁柱椽桁從橫山積
管廠主事劉延漢腰臂打傷壓臥在地更不
知此中深密藏之火藥以何緣故掣空飛去
致談廠數年之辨造一旦化為烏有誠今日
以前未有之災變也

戶科給事中章正宸上疏曰昨藥局被火損
壞官民匠役廬舍無筭因憶去年黃道周占

驗非誣夫天道遠人道近鄭不復史修禳有
徵此新局災以後皇上所為求賢空獄堯舜
之用心也然火變洊臻天告曉人具修深切
臣憂心如焚灼中宵思過火于德為礼礼者
別宜而從地意是庶臣論議并垂或業曠溺
礼教不修坐致斯也以礼使臣如皇上無可
顧忌柰何不展布四骸重報礼以韓王事臣
姑臚其近者凡是非斷乎朝美譽歸于主大
臣何名之有又何德之避焉且皇上從未以

沽名市德疑大臣也頃大臣揭救鄭三俊錢
謙益則為是言以乞憐疑皇上甚矣是一無
礼也史堇被叅侯訊初辨則曰時局再辨則
曰時局夫今時何時堯舜在上之時也明楊
側陋漸有治徵雖即諤說殄行要亦放殛盛
軌烏得以清時為懟斥稱無忌思箝衆口污
聖治乎是又一無礼也朝廷一番令甲一番
私營非陳啓新循職任怨憤發抄叅則計處
不謹之張樞芳借城工復銓職矣死灰然而

天下謂考功之法可金錢贖亦可越俎謀也
是又一無禮也官有守如農有畔磨勘試卷
係該科賊掌明旨煌々今閣臣卽舊科臣批
抹雖嚴糾參不早所以豫疏引陳頤偕吏議
束躬待罪自量已審臣無庸贅但慮六垣職
掌飢私尤而効之各徇愛憎互為隱蒙首鼠
漸亡紀也是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忠愛者
尚請慨發罪已之詆宣布史館昭示內外何
物李鳳鳴輒稱善言不可退星猶夫揮戈不

可却日以史傳美談儕諸俳誕將今日關災
憂憫出內府金賑卹至意悉為濶迂乎說者
謂其首先應募故與正論矛盾雖不可知而
抹殺災異滿闡誣天是又一無禮也德之議
論不清必無賊業賊業不舉必無事功礼教
窳頹類條例見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
心近察群小之失破大臣之所疑以定是非
斥邪人之所惜以申揚遏杜廢官夤倖之竇
核有司徇隱之端以禁絕淫諛崇登雅正則

赫々天異庶或銷弭伏觀天子寬平仁恕千
古一聖宜有瑞祥何故致變變之興必繇臣
等臣故訟言罔諱仰望敝申誠以揆地至專
邪說至毒計典至公守官至嚴修省至重匪
可秘情曲說苟焉而已也語曰齊刑不如齊
禮願庶工稍省臣愚之言感悟大變著誠去
偽勵精回天然災害之來未有已臣滋恐矣

閣臣票擬

崇禎十一年六月中書舍人陳龍正疏言竊

惟票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
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
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則違其事非
可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
茫無定持而可低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
票擬者正為設誠觀理祈衷求平使票擬果
當雖偶值發改亦宜究悉敷陳某事的合如
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
啓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

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
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問巨細槩
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
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
可允愜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
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
亦致詳致慎豈欲緊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
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聖
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

洞若指掌而不適然樂從者乎說命曰后從
諫則聖皇上於郡臣葑菲時賜哀收况委以
股肱心膂之重論道徑邦又非若親臣小臣
補闕拾遺之難為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
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
輔臣皆以絳之志為志可也頃自行人司司
副倪元珙疏請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
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
是非無屢遷謂宜深体聖明發改之心求至

是於初擬天至誠於復奏則諸輔品識各可
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輔臣之能明良交
賡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以
堯舜期君因以蓋稷期輔臣今日而再效
責難之說固臣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
業首稱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商確
六卿為務如長院劉觀貪士竒與榮劾去之
而舉顧佐代卒為名臣自後楊一清翟奎
舉胡世寧掌院而請罷原擬王時中費宏亦

舉姚謨為兵部尚書德制三邊世宗即傳諭
行不待部推是輔臣之克舉其職者于中外
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非止票擬為司明甚
而况或少曠於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國
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符
也迺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枚卜為名
詳稽禹謨枚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
謀及乃心卿士也與今推點閣臣事体非類
語稱舜湯選於衆舉臯陶伊尹帝典曰使宅

百揆於此叅酌其間因議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俞往汝諧之義也或往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事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備未議供採納焉

杖母罪案

崇禎十二年六月錦衣衛吳孟明奏鄭鄴杖母一案言查臣衛見監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起係李皇親家人皆正在究

擬例難保候其鄭鄴一起係崇禎十年二月奉旨到衛前任鄒之有未徑究問董琨于本年四月接管曾以鄭鄴病收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鄴是否真病着責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斃董琨不得辭罪該衛知道欽此臣自蒙恩任事以來每即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每據醫官馬龍圖呈稱犯官鄭鄴久患癱瘓手足戰搖不能轉動臣復差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臣隨麗批醫

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究結去后偶一日會
協理陸完學渠詢鄭昺病勢如何臣荅以病
尚未愈臣因問其杖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
自負才名既藉門第踞傲放肆得罪鄉邦死
不足惜至杖母之罪非其本謀臣又云既無
此事何以故輔溫体仁以此告人完學又云
此事最為可省鄭父鄭振先家有箕仙能發
人隱事一家崇奉无不皈依凡有過失皆遭
撲責謂之懺悔自振先夫婦至鄭昺以下死

不皆然不獨鄭母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
氏受杖係振先之婢動刑想懷宿憾杖之太
重以致吳氏生疑杖時鄭昺與父皆在其前
不能求饒事則有之實非所批激也協理係
臣卿舊公祖與鄭同住府城知之必真且言
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訊之臺臣王章所言
與協理相同臣因思鄭昺罪案原在誤奉箕
仙至于杖母一事據二臣之言不係鄭主使
則昺罪不至死矣

又疏糾許曦曰查大明律開載強盜賊情必
要贓伏失主人命奸情必要奸所本夫非奸
所得獲者不論臣叨問刑之責不遵奉太祖
所定之律而誰遵哉鄭鄴杖母之罪發之去
輔溫體仁而云得之吳宗達之口宗達并鄴
之父母已死臣何能起九原而問之奸媳奸
妹之事發之在許曦云墮胎之匠見証之襖
母并屍親韓弘緒此皆現在之人正大明律
所載之屍親証見也雖遠在江南然不兩月

可到得其人而一証之豈不痛快直截鄴雖
舌長三尺亦不得而展辯也此臣所以欲提
取之寔情也及奉旨不允不得求証于出
疏之人有何畏狗而亦以為臣之罪乎而謂
臣父子拜為師生天下有是不情之事乎捏
造至此恐拔舌之報許曦斷不能逃矣又謂
臣差番役伺其動靜亦自視大高公麼小吏
何暇作此隄防想其黨類中有作奸犯科者
惧臣覺察故先下此一着耳搃之毘陵多賢

者然敗類者亦不少依附名義恣行朋害無
非假公濟私若是果盡出公心則其鄉梓現
有循紳大家子孫與父爭寵手刺其父几死
者其罪寧在鄭鄴之下何不亦出一公疏糾
討之為快乎至謂臣父子招權納賄有兩大
堂之謠臣受皇上重任處極危之地衆目共
窺方避權之不暇敢招權乎併望皇上審勅
廠臣令其細行緝訪有則重治所甘心也
諭旨鄭鄴忤親亂內淫逆異常許曦等供証

甚明這讞供仍屬含糊衛護吳孟明藐玩殊
甚姑着革了職候旨另着司禮監掌印廠衛
法司會審確招具奏及內外各官讞上擬辟
命加等磔之

疏糾貪紳

崇禎十一年六月南道御史成勇糾蒞法受
賍貪紳蔡奕紳疏言廉法為臣子之防居鄉
乃立朝之本今日民窮盜起固繇不肖有司
敲骨朘膏而激之變亦多因不法鄉紳欺懦

庇惡而傷其心皇上軫念小民懲究豪宦屢
旨嚴飭而無柰塵靜風微貪黷勢盛地彌遠
者法彌玩官愈尊者毒愈張小民不敢陳訴
官司不敢上聞臣恭司糾劾倘畏威避禍有
聞不告何以稱執法而副皇上除暴安民至
意哉臣初抵南中即聞道路喧傳海寧欽犯
中書吳中彥父子一案竒兇異橫罪狀滔天
按臣以執法被毒知府以却金受恨而乃有
不肖鄉紳原任刑部侍郎丁憂蔡奕琛為之

受賄閔通打點出脫則大可異焉夫吳中彥
者萬惡巨富之貲即而要典有名之逆孽也
殺人七十五命擅侵鹽引官布錢糧動萬其
子吳微雱姦媾婦女二十三口因姦致死七
命傷人兩目殛人手足二十餘件私刻牌票
挾人私設水牢刑具繫人日有百數声冤詞
狀類有千紙業經撫按入告奉旨提問擬斬
矣而奕琛受其重賄一力担承脅持官司包
攬翻案適天敗其姦中彥以萬金托獄官送

知府石萬程萬程却之而立刻申文上司提
中彥之子吳徵雱會官鞠審各處鑽營來歷
徵雱支吾不過當堂親筆供出湖州鄉官蔡
奕琛初事起得銀八千兩虞成過付隨後令
心腹醫生陳月坡和尚金臺到杭州監中來
講一應衙門包與出脫京中上下通身打點
金臺同陳月坡過付銀二萬兩知府據實立
案而海寧百姓冤帖一紙內開奕琛檄狀行
賄之人受賄之數與徵雱口供不期而合知

府將口供冤帖一併申文撫按司道批詳在
卷中彥惡猶不悛獄中致書刑部侍郎章光
岳冤民搜獲夫光岳過客中彥羈囚何故通書
遂如心腹奕琛以舊衙門而燕秘友力為囑
托營求部覆其書現在又其一証也夫辟斬
何法打點何事而乃以堂、卿貳交通罪犯
希圖履脫何其有賄而不知有法哉聖明在
上憲典森嚴懲貪而大臣之貪目甚懲惡而
庇惡之黨愈滋身居九列鄉邦具瞻者所為

如是又何怪乎士習倒瀾民窮無告而地方
所在有厝火積薪之憂也臣據實直糾絕無
一字風聞影響伏乞乾斷嚴勅浙江撫按將
吳徵騫所供蔡奕琛得賄數目及海寧士民
冤帖一紙并搜出中彥所致章光岳原書一
一進呈則奕琛之殘法受賍怙威庇惡自無
逃于聖鑒 蔡奕琛正罪而鄉紳畏法地方
受福所係非小矣得旨據奏蔡奕琛受賄閔
通併吳中彥致書章光岳事情該撫按從公

確查據實速奏該部知道

閣員言賊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吏部杖下不拘詞臣該
部應力持慎擇何乃泛濫游移着詳酌開列
衙門官及在籍堪任者確推具奏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慎枚卜之舉錄建言
之臣疏云今當海宇多事措注愈艱伏覩皇
上憂勤惕厲旦夕靡寧真千古所僅見者然
殷憂雖足啓聖而昇平尚未猝臻此其故何

也臣嘗俯仰思之蓋治道雖煩操術至約其
要在于用人聽言二者而已况夫表率之地
有登一人而可當千百人之用者風厲之機
有錄一言而可收千百言之用者惟望皇上
加之意焉迺者皇上肅濟政本慎重枚卜蓋
毅然欲與天下之豪傑圖更始也臨軒咨詢
親擢言官蓋毅然欲與舉朝之忠讜集嘉謀
也海內喁喁以為風雲之玄感極神一德之
應求不爽今日者必得公忠幹濟若而人以

用之矣敢言直諫若而人以用之矣乃臣循
名責實因徃思來而不能已于芹曝之獻為
請得而颺言之自竊位輔臣溫体仁等或陰
狠而刻忌或優柔而伴食以致賢奸之用舍
日淆海內之民生轉感蒙皇上洞悉其狀姑
予斥免中外一時稱快亦可見人心之同矣
方今枚卜之典已舉猶厘聖明廣諏確覈真
監前毖後之至意也伏乞皇上離明獨炤將
前後開列諸臣合之平昔講筵召對時意中

之所物色及一時衆論之所推許得真品焉
以副簡在斯不負救時之望矣臣所云揆席
登舉宜慎者此也自邇來以年例為借才之
說興臺省一時短氣故入同伏馬口類寒蟬
致蒙皇上屢以失職詰問足令人臣愧汗無
地矣幸今言路方開疑忌盡釋真干載一
時也然起廢之明綸久霑銓衡之故事猶稽
豈所以風侃諤而愧緘默乎而更有身無言
責志在効忠薄處已可礪狂愚而轉圜適足

徵聖德此當詳確開列以候上裁勿負瞻顧
起見以滋掛漏臣所云建言錄用雜稽者此
也凡此兩端實關治要惟望皇上一在慎
重其始圖一在鼓舞其末路獲真才而收實
用何憂天下之多事哉臣初讀孟氏之書有
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此臣所謂効其愚悃者
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御中樞殿召部寺坊院官
考試閣員手書黃牋示諸臣曰年來天象頻
仍今年為爽甚烈且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將
謂主兵耶方今正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斃
人畜將謂邊地耶然時已入夏何所致歟朝
廷腹耳目托心以致器尤易起直枉難分何
所憑欵限屢違寇尚未滅處分則勦局更張
再寬則功令不信况勦兵難徹邊外生心邊
餉欠多蠲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難侵剝

旁出如火益熱至于重利尚欺分畛忘公近
多比移即有操守清謹者又自傲睨遂非必
也俱令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體國
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

命閣臣劉宇亮傅冠進文淵閣大學士薛國
觀陞禮部尚書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嗣昌
戶部尚書程國祥俱改禮部尚書禮部右待
郎方逢年工部右侍郎蔡國用俱陞禮部尚
書大理寺左少卿范復粹陞禮部左侍郎俱

兼東閣大學士都着入閣與首輔劉宇亮等
協同辦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嗣昌入閣時
傳借力內援給事中張希夏疏謂考試諸臣於語言文
字之外別有精神夢寐之緣等語奉旨朝廷
擇輔原從詢考裁定何云別有因緣希夏妄
為揣摩殊屬誕肆姑着回將話來越日具奏
謂從來自古聖主賢臣精神自相感通如黃
帝之于風后高宗之于傳說往往夢寐得之
我皇上慎簡諸輔誠在語言文字之中至於

精神玄感遠駕帝王實出語言文字之外尋
奉旨罰俸一年

清仁之旨

崇禎十一年七月少詹兼侍讀學士黃道周
疏言臣聞下士而享要道逾於大牢楬夫而
被至言榮於文繡臣少而恨不得登洙泗之
堂老而幸得觀勳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召
對以來臣欣然會心冰解凍釋謂自精一垂
訓而後古今儒臣未有與領奧妙如臣今日

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覆陳數言略舉天人
之義粗引精明之旨初無所中於要會裨於
治化至煩陛下特達開諭以謂清任和之清
乃學者造道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
之局臣退而服膺尋繹此諭饑為忘飡疲為
廢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論文皇之
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忠恕未有洞徹簡盡
一至於此者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
詣各有其方先儒之言正言修近儒之言良

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得其次序究其始卒
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惴窮愚得天者淺或粗
得其入門不知究竟或謬窺其堂奧已忘其
入門至今日乃獲拔雲日而覩富美有以沂
上古之傳有以開來世之學有以造就天下
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是足矣
臣當日即宜有所颺言猶恐人謂臣蓄之不
深揚之太早今既踰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
可以為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基古今聖

賢皆可以為堯舜所患成德不收於完局造道之始不本於清雖言修言正言良言靜終有曲謹之蔽稿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於仁雖言智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推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推謀之心人臣有曲謹稿寂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於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於否者否必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啓道心選言顯示於爛兵燬餉之中吐此精神荒屯散

鑄之外宣茲旨繁欵使天下後世之為臣者皆以清為本清則其性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賞罰亦清衡鑑清流品亦清倫叙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氣濁塵冠攘好究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傲何非可遠恐其歸於曲謹稿寂而已而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則和則是天下竟無有不任事不和秉之清也必使天下後世之為君者皆以仁為歸仁則其生賞仁殺奪亦仁容保師

錫仁流送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
塗炭愁嘆仇離無不可仁者仁則何功不集
何利不溥恐其雜霸小康不詣於純王而已
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於智合明於武則
是天下竟無有無智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
者清為天之淑氣石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
臣又澄徹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患為臣
者之不清不患為臣者徒清而無所補於君
仁為天之本心衆所分受之而獨以與君君

又翕聚焉以立天明之體陛下但慮為君者
之未仁不慮為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
子思子為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為本誠出
於清仁出於誠誠立則明生體清則仁立是
皆上天之精神即為聖人之妙用陛下既以
洞達精微舉而行之以正人心以汰邪說以
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
陳文子清而未仁惡其不能強諫養亂潔身
至於夷齊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清當之

是則聖賢所至天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挾其
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自聖人聽之何
足以當糠粃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
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於欽明堯舜之臣
極於寅清惟明與清天下歸仁臣既以親聞
堯舜之言親覩堯舜之心尚未敢有隻言弼
直以成吁咈之謨則又何貴於寤寐羨墻守
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

疑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
而推之可進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
暗而推之其忠有不可腹言者如李剛則可
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可收人才
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
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疆勉力行大則三
年小則朞月昇平可致也諸雜霸推謀用之
一時非久輒敗何所當於道化而收之至於
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脩或有偏至之人偏

存之論不妨包荒以熙帝德誠無取於遜心
莫違不求諸道而已也臣稟氣衰薄儼居秋
隘冒暑執筆不間朝夕遂成血瘳恐遽奄
忽不能以面稽至道闡繹精微猶憶召對
所陳卑不足錄儻附記註使後世史籍得
睹聖主學問之精以及微臣聞知之實細
繹無窮雖文繡太牢實自謂過之臣死且不
朽

爭執綱常

崇禎十一年七月少詹黃道周糾楊嗣昌不
守制疏言臣觀古今治績其典章法度雖受
於先王諷不敢改至於事窮理極亦時通變
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為臣教忠為子教孝
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
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右不施於
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况岳飛皆繫乞終制
皇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
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北邊

孔棘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
時楊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翁萬達
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墨衣視事世
宗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
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勲名是後七
十年士夫守法邊鄙亦無事天啓末年袁崇
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醜顏於樞府身膏斧
鑕貼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
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

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此之獍狗
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
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
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以終制今乃未然
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
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無
行蒙垢貽配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節餞
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己
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眚輒

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羣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子也天有違行三辰不輯猶之父母溫清不寧則人子為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羣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子也天有違行三辰不輯猶之父母溫清不寧則人子為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撤樂素服齊居所教孝也又况於為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

委棄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喑啞抗顏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途不視含殮搥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福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臣見邸抄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於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凌犯輝

氣違和尚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
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政刑之所從出毫
不可替而人臣以衰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
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于天地綱紀
之嘗是不宜使天下四海聞見之也天下人
材固自不乏疆場于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
甚乏疆場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心之
臣而用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
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他不過

正綱紀審法度汰濁揚清舉直錯枉當於民
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興陰陽調
風雨時雖有烽火之警如豺虎逸於原田田
父乘墉而射之矣不得已相其要害竭力注
之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城也諸忘
君親營富貴射生刺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
廷而建官以餌之耶凡人遺其親必不利於
君壞於家必無成於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
而死揚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之談

疑市樂天之說才智備睹矣更起一不祥
之人與之表裏指鳧指駝說夢描風猶狼
狙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
負重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經學範
圍縉紳家庭小小勃稽尚以法治之而冒喪
斃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為不可
也

先是道周具二疏其一據風聞糾撫臣方

一藻其一言不當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

二疏繕成使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黃方在

枚卜不欲其上疏乃駕言會極門內監需索

銀八兩以窘之黃不能應未幾嗣昌入閣黃

復具一疏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繕完又

付班役班役見枚卜之事已畢遂將前二疏

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上旨閣臣來平臺又

旨五府六部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

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

黃道周來平臺旨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

至中使適趣始到日午宣入帝常服坐門內
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楊嗣昌
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面恩
訖黃道周奏臣註籍未見朝蒙宣召不致不
進帝曰知道了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
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許世蓋兵部輔
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等
各以該部職掌再四中鈞訖帝召黃道周跪
帝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時從經筵啓沃

中畧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
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
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損一分
天理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后
却在不點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曰
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利義分
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於己事事專為
己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
事事在天下國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

是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己之功
名爵祿所以自信其初無所為帝曰前月二
十八日准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
先時要推不拘守制者已知是新甲又嗣昌
先薦他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未時已晚所
以不上帝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為抱于時
道虞曰楊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
臣何措有疏恐涉嫌疑帝曰如今就没嫌疑
麼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如
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無及所以不得不
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
有言臣不得已也帝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
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為先時
不言至簡用之後方言道周曰先時既不可
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
日且如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
可叨冒升斗為先人誥命後人恩蔭臣何苦
捨自己之功名為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

古之綱常名教臣何私之有涉帝曰清原是
美德但不可揚詡我太祖祖訓曰俗儒是古
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是此等人又曰且就清
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
餽遺止叫做廉不叫清道周奏陳文子大節
不可觀夫子說他清夷齊大節可觀夫子所
以說他是仁帝曰你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
思子一生以誠明為本此句是了又云誠出
于清仁出于誠不又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

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來不清安得誠有
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此即誠生仁之
說凡孝弟最篤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
人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物如不孝不弟的
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
有枝葉又奏云譬如綱常名教禮義廉耻皆
是根本上事若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也奏
未畢揚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可不剖明君

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述在父子之首古之
君臣是列國之君臣去此遠彼故有避色避
言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為臣子者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
無逃臣又逃于何先朝楊榮蹇義侍祖宗三
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天
下咸亮之後來臣旅進旅退無侍上三四十
之事所以人不能亮且如成祖奪楊榮蹇義
之情而竄給事中丁鉅世宗奪楊溥之情而

罷廖昌臣入京聞黃道周品行學術為人所
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
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鄮臣始嘆息絕望
帝曰朕正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今鄭鄮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
不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
當退避使人得畢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官
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伏讀彈文臣雖非言
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

帝曰你說了多時候輔臣總奏嗣昌奏臣為
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帝曰卿才猷敏練原
為時事多艱屢旨敦趣誠非不得已這疏也不
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近日人情各有
所為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人邪說別是
一般今人邪說直附乎聖經賢傳之中關
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耻言人過
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
昌角口亦非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

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曰對君有體這本前
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潑罵道周曰何敢
潑罵道周曰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為良臣
毋為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
其親管子比之猴狗李定不持繼母服宋時
比之大梟此兩句是臣過激幸遇明主總敢
直言帝曰直言豈是潑罵道周曰人臣進言
甚難管子云禮義廉耻國之四維所言綱常
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耻者朝廷

之禮義廉耻假如臣為一己之私只用緘默
自取富貴何苦与他爭辯帝曰你無端汚詆
大臣又吹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別
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
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論司則無不可言者臣
為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此不得
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於今五十年無一言
一事不可對於君親言於妻子臣二十躬耕
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有
奪情之事帝曰既如此說又不知鄭鄮是怎
麼說道周曰臣章棄子通國孟子不失禮貌
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
鄭鄮帝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鄮杖母之
比你說不如鄭鄮是明比道周曰衆惡必察
未可因一人之言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實帝
曰陳新甲先作兵道諸練軍惜用之巡撫不
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遺歸今日内外交訐
不得不用他你說他走邪徑難道揚嗣昌一

薦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正則行皆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可在內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言者亦是臣今日之耻帝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臣一人之私帝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鄴五倫盡絕昨日許曦等說他罪狀甚明不如雜戔到有

公論大小臣工倒無公論這也可耻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鄴不孝不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鄴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惡孝定不了母憂於孝子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鄴則叅揚嗣昌非所以救鄭鄴也帝默然道周曰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諛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我先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當時亦稱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

今人多類于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臣生平自反置心不敢不正毫不敢有私讀夫子書惟求不得罪于夫子帝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聞捺守隨後賜環即前日那樣暑天勞頓之餘仍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才亦可用還要你用不圖這樣偏矯恣肆本當拏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你都

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諛諂面諛的為忠乎夫敢爭是非辨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非辨邪正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體察帝曰起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論誠是誅意之法道周六冒盛名望求優容帝曰這便是優容了帝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復召回聽諭曰今

內外交訶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
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
及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搆亂凡此
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尤人心關係國運世
道一等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
私朝廷總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若論祖宗
之法當何如處看來這寇盜却是易治衣冠
之盜甚是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
諸臣各宜洗滌肺腸消除意見共脩政掌共

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起

刑部主事張若麒糾黃道周曰項者皇上憂
軫時艱不憚煩勞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
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為治天下之大本原舉
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見
其肺肝直為道破而闢邪一義尤為千古之
聖帝名賢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
能言直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消阻閉藏之
態固已堪怜謂大家洗心以付特守振拔之

明旨何意諸臣之特衆藐旨造捏奸言歸過
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此極也以
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論旣頌群黨藉藉或擲
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
議通宵衆衆信口譏排未已也至有謂召對
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為
之理屈者至有謂聖諭洋洋何故亦作對偶
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
裁者紛紛攘攘日改日增要使古今未之好

話盡出自道周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
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飾六藝以文奸言務在
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朋引類
之計于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
至不辨菽麥墨汁全無者亦附之以為怙權
納賄之地一聞皇上下頂門之針遂大家喊
叫謂老魔之赤幟旣拔山魃之穢態難蔽嚇
騙不靈谿壑無幸遂至潑口橫加毫無顧忌
倘不亟示前日召對之語宣錄刊傳與新頌

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背公死黨實繁有徒
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
串附勢之史臣徇私載筆皇上正人心息邪
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為怨望者所
埋沒遮掩矣夫病之久者不加瞑眩不能立
愈迷之甚者不牽猛索不知回頭伏乞皇上
始終為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賜施行目
今舉國若狂莫之敢指臣雖備員末秩亦荷
皇上生成之恩何忍肆其竟鋒雷同不言以

負清時也于是降道周六級調外用揚嗣昌
奏移張若麒于兵部

綱常大義

崇禎十一年七月脩撰劉同升疏言臣備員
侍從待罪二年每見皇上至孝永慕廟祀敬
誠頒行孝經小學風勵天下聖人心思上同
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教化竊惟中國所以
為四裔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為之維也是謂
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

勿墜是謂失權者權平其經未有離經而言
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
年之禮非過於情之禮而不及於情之禮也
縱有弗類必無毀制而忍於其親天性然也
臣於楊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敢昧
死為我皇上陳之臣官史官也依阿腴臆以
附閣臣則媿良史上負聖明下負所學日者
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內外交訐宵旰焦
勞如人亟欲疾去雜試諸方以冀一效聖明

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縲絏在
身姓名不祥非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
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沒
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
扉庶幾善承聖意曲盡輿情夫邦政之權亦
非輕於揆地也辭綸扉而掌邦政亦可效於
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安忍
叛禮滅親垂之史冊萬世唾詈傳之邊徼四
裔竊笑以謂國家乏人如此大臣自處如彼

以表崇煥之故智用于今日不見皇上之處
崇煥不動聲色而忽奮乾斷乎曩自皇上切
責委靡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一旦忽易
墨纒而嗣昌不可以為子若猶附和黨諛緘
口全軀不惟臣以為不可天下後世皆以臣
為不可臣不及遠引古昔近如李賢奪情人
望頊失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
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志敗氣餒
已事之明証哉國家亦何賴焉當賢居正時

抗言而犯其鋒者先臣羅文毅倫鄒忠介元
標是二臣者初入班門直節報主臣生二臣
之鄉志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
念及先臣應秋而不禁哽咽沾臆也先臣起
家及第五載講幄四疏納忠爭冊立請冠婚
東封議起力排和戎後先忤奸輔申時行趙
志臯遂嗾群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忠直皇
祖特鑒清操得免身家之危卒至憂憤而殞
伏遇皇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

皇上特恩親裁進士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
零父母髮膚竭盡思報臣之一家皇祖所保
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成之一身
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克佐
義之所不敢出也瀝血拜疏冒犯新叅罪
無所逃然生死榮辱皆是致身之地臣亦遑
恤其私也伏乞皇上廣擇藹蕙折衷典禮
勒令嗣昌終喪守制房幾綸扉不玷倫紀無
戮

扶名教講儲才

崇禎十一年七月編脩遺士春疏言臣草茅
賤儒世受國恩蒙皇上拔置上第授臣史職
二載於茲感恩自勵中夜以思今時事多艱
人情積玩內外多故餉匱兵軍豈獨一時諸
臣才力不堪驅策哉良繇功名之計愈工而
忠孝之性未至故也樞臣楊嗣昌墨線蒞事
拮据罔效荷皇上特達之知簡入綸扉使嗣
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革之比累

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
辭新命矢報中樞乃讀其勉承恩命一疏計
較於歲月久近之間絕無有哀痛惻怛之念
遂儼然服緋到任聖人之言曰食稻衣錦于
汝安乎臣于是歎嗣昌之胸無天倫目無清
議而忍心害理忤一至此也伏誦聖祖六
諭必先父母皇上初政首闡孝經在閭巷猶
欲教以人倫豈端揆可先容其掃棄臣又考
之祖訓國初陞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

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宰樞也景廟之朝
于謙孝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嘗以東
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
不足故也今即使嗣昌而果才也司馬之堂
儘堪報効何況紙上勦撫無救民生局中款
賞坐傷國體業於封疆無補豈云幾務可參
將來幾務為重必反謂封疆可卸徒以梯榮
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責嗣昌之成功
又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臣

之職以維名教者此也然臣於是更有進者
仰窺我皇上軫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
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實繇人才缺少之故
然臣以為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大臣不
肯實心講求之過也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
輕言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
機緣已蒙倖進此豈可謂用人無弊之道哉
臣謬懷管見不遑詳舉敢以一二為皇上陳
之今時事最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但得數

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首撫者治兵之人也
得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戎道將可次第問
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近來視為監司嘗
缺而不精求其選計無誤於此誠得其人以
聽之司農則屯鹽鼓鑄可覈實舉也凡此數
十人者其始莫若責之大察之保舉而又非
泛然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
辨論之如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而決
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衆皆曰賢付之

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敢遽信其人則但
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敷奏明試深觀而熟察
之嘗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
練經之夫宣勞王事乎於是著令甲永禁奪
情綱常名教昭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超
出尋嘗萬萬哉臣所謂亟應講儲才之法以
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輕瀆宸聽
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以臣祖先臣
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茂倫起復臣

祖慷慨建言為鄒元標諸臣之倡幾斃杖下
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雖愚陋敢背家學而
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樞臣蒙面入直綱常
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而下忝
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
可逭伏乞聖明垂炤焉

風俗囂陵

崇禎十一年八月給事中孫承澤言天下之
治亂關乎風俗風俗之淳漓則以語言為端

故有道之世庶人不議農安于畔士安于庠
家庭多孝弟之子十室有忠信之士風恬俗
美而上始不勞而治比至晚季耻敦厚而浮
澆昧廉讓而事構鬪紛紛糾纏莫可名狀而
無如近日私揭與越奏之甚者也閭閻睚眦
所爭有幾乃結連訟師裝點多款穢及閨門
曖昧之事狠及陰謀不軌之情令當之者羞
縮無地徬徨無門或多方以行成焉不則刊
板廣布影聲相吠即今透陌之口粘連幾滿

皆奸惡借以挾騙者也富民懦士貞夫節婦
不知幾為吞聲矣至于登聞有鼓封駁有司
原以通民隱也乃無賴奸棍巧行其傾陷或
陰託為護身如邇日劉更榮李春瀾等猶日
自為火中之鬪也甚至市棍而訐御史部民
而劾縣官路將而叅主帥已陞之主簿而挾
選司名分倒置綱紀蕩然從前所未有也總
之風波之民易動而難靜初起不逆傾陷在
人心漸成則江河在世道臣之所大懼也伏

望皇上嚴賜禁飭有敢仍行私揭即同匿名
文帖論有借上疏替住京師私行要挾者五
城御史即為捕治庶奸宄清而良善安風俗
淳而綱紀肅矣臣尤有說焉民生之蠶也蓋
以地方有司知刑罰而不知教化尚事功而
不尚經術則求民者淺而治民者踈耳民有
自然之良不倡率則不現臣以為社學之制
當興聖諭之講當亟也蓋社學為蒙養根本
刑端則表自正地方官宜禮聘師儒將欽頒

小學日習月課為之措維廩餼特稽勤怠如
近日睢陳道臣張鵬冲以所屬之互鄉頑梗
難治設學教習一時向化亦其明驗也聖諭
六言最切日用之事聖賢傳悉括于此地方
官宜敦請有德鄉紳或高年儒碩明白銓解
廣為闡發如往年陳留令韓一良每于朔望
親至伊尹廟集眾講解數年不倦至今陳留
民風淳樸雅不好訟亦其明驗也蓋教化行
則刑罰可措經術正則事功自興如此而風

不移俗不易臣不信也惟此二事雖屢奉明旨然鮮有實克舉行者故功效不彰宜世道人心凌競以至于此語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三代原不易民而治伏望皇上留意施行

鹽弊割沒

宗禎十一年八月南給事中張焜芳糾史莖曰鹽弊中有割沒一項而莖之贓已踰二十餘萬矣割沒之名何曰治舊例鹽每引每包

重四百三十斤而秤掣之時包中偶有一二斤者亦不許混帶必割沒入官立法何其精詳搜剔何其嚴密然總以杜私帶之弊非以恣額外之徵也既以割沒充贓罰供巡方之取用而高欽舜等業數踰十餘萬而為監臣揚顯名所糾叅然亦未至如史莖以代胞之官半載之內而巧取至二十餘萬者莖惟垂涎割沒但利其多不利其少于是蚤授意旨不用秤掣坐定斤數每引不下二百斤而鹽

遂任其夾帶奸商隨恣行網載故每包必致
人力不能扛抬甚而聚多人就地推輦者有
是理乎是巧借割沒之名大縱私販之實矣
所以正供愈歎而鹽務積弛致國用受訕聖
衷厘憂莖之罪可勝誅乎又如納級中書汪
之機徽賈富豪與大奸劉小二腹心相依私
圖私販竊官虐民道路側自史莖以巡方重
臣正當訪察而反與之迭為賓主秉燭夜遊
流連酣飲及至出姬侑觴穢褻堪唾莖至臨
行賍私數十萬扛寄頓其園亭故機之熾焰
愈張而私鹽興販公行真忌至今日劉小二
始被監拏究而機仍漏網也既而楊士聰復
糾史莖革職追賍斃于獄

慎重郵典

八月錦衣衛僉書王鵬冲為其祖永光請卹
上曰王永光已削加銜間住王鵬冲何得借
脩城賣請

誠訓勳戚

崇禎十一年八月諭戚臣皇親駙馬之家姻
聯帝室祿享天楮金玉輝煌富貴全備回視
閭閻光景不啻天淵亦云足矣彼仁人君子
當此遭際必下心守分不負國恩厚德養儉
以保身名真可嘉尚乃有不安分義幾棄禮
法或濫交官府或妄覬朝權甚至縱令積惡
遊棍與肉小民收受無影投獻硬貼告條平
白霸占或虛寫文契或擅行鎖拷京中科道
瞻徇弱職不肯糾舉在外有司畏忌存心反

為獲衛聽彼嘽嘽小民含冤抱恨惟詛謗呼
號而已不知天怒降殃國法罔貸幽則後嗣
斬絕顯則身受刑章人鬼交責即拊心自悔
嗟何及矣朕念此已久欲教未及茲簡舊帙
見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鑑一事分別善惡
各有報驗其禍福之于善惡也如影隨形真
足示勸戒者時令刷印班賜頒凡我戚屬時切
省覽勉力為善亟去惡端盖不干法紀即是
尊君不恩害人即是積德做效前賢以為後

嗣之計仰遵祖訓以貽門祿之安不出日用
尋嘗之間即獲悠久和平之福在國恩禮無
虧于己身名俱泰何其美也歛哉

又諭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
祐曰近以戚臣不靖特頒書勅戒之念爾三
家尤非他比遵旨遷善注望特殷即應時集
宗族宣揚書勅事理句句講解件件責成務
使子侄俱成仁讓之風庶藉近戚可為衆親
之倡倘泛視故違明導暗背祖廟之制其誰

敢私各宜省察勿辜朕意

嚴禁冒籍

八月諭禮部冒籍原有嚴禁以後有異省改
學者俱着察究

倫常為重

崇禎十一年九月南道御史成勇疏言竊惟
天地所以不毀者人為之維也人類所以不
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
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

使人知所以自別於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今夫繩樞甕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為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於人類也况儼然秉國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辨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薦紳即不議之庶人得而議之當時

即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彈可辨青史之斧鉞可辨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疏中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辯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勦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姑另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奪情起復之事。固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卽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瑛也。循故事而不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瑛為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為忠乎。嗣昌雖巧文辯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瑛為非而以宜

中似道為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於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同然矣。不知富弼劉瑛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為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鵠嗣昌之妄為附會而不讓。謬為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

而為天下所無乎將嗣之學術天下無耶嗣
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貌天下無耶
忠孝之旨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
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氣披猖無問其經濟矣
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
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嗟嗟嗣昌
去則所全者大既進於子道亦完臣節不去
則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賊子而敢於排
群議必作他日之亂臣而敢於變舊章最可

異者嗣昌既不知有親矣又執猶子之誑事
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為其父之同
籍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廢朝廷
之禮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三年
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者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階
而不忍嘿嘿者臣蒙皇上特恩改置言路是
以言責臣也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某言
事關綱常倫理者不言更有可言者乎此臣

寧冒犯天威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承順
意肯以長指鹿為馬之奸臣不識忌諱出語
顛直鼎鑊斧鑕臣所願其伏惟皇上鑒其狂
瞽

三案謚典

崇禎十一年九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伏
讀皇上所訂記註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為
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瘴今者
謚法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焉在

皇上一昭定之臣要畧其說厥有三端可使
時日之謚核無稽而瞭於開卷翁於素論者
則其一為太祖之龍興泰運也勲名所聚也
其一為成祖之龍戰革運也忠義所動也其
一為世廟與皇上之龍潛毒霧方濃離明未
耀蒙運也鉤黨所起也則所號為開國與靖
難及慘死諸臣三案謚典所宜急與定者矣
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於謚多缺當奉太祖
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雙文章第一非御對

所以褒陶安乎傳一廖二非御製平蜀頌所
以美傅友德廖未忠乎效忠致死每念不忘
非聖諭所以悼韓成乎此四臣者均宜首謚
若葉居昇以建言隕獄則一訓導耳丁普即
以喪元執兵作戰鬪狀則一樞密同知耳謚
一訓導而後此直掖撲烏寒蟬寂而伏馬絨
者可愧也謚一同知而後此橫玉珥貂穴中
鬪而狀下伏者可愧也從茲迤推如章溢馮
勝孫炎輩不過十餘人而可以定開國謚典

矣以言乎靖難時屬革除於謚猶疑當奉成
祖仁宗之定論以破疑練子寧若在朕當用
之非成祖追宥其顛者乎國家養士三十年
惟得卓敬非成祖深惜其才者乎方孝孺輩
皆忠臣非仁宗重嘉其烈者乎此三臣者均
宜首謚至若龔翊之不負城門一慟則一衛
卒耳王良黃觀妻之投水與胡閏女之毀刑
不嫁則三筭流耳謚一衛卒而後此改頭換
面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謚三筭流而

後此覆雨翻雲貌簪纓而巾幗者可愧也從
茲通推如鐵鉉陳迪暴昭三尚書輩不過二
十餘人而可以定靖難謚典矣若夫慘死一
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啓之
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蔣欽指揮張英以
及陸震孟陽何遵等皆諫而死者也合之左
光斗萬燝黃尊素等可共作一慘死案蓋強
項之挺骨鐵漢之嘔肝皆撐持世運一鎖鑰
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操尸犴穴者亦姓名

可藉而哀囊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薤
誰人為乞龍章此弔古愴今者所興感于蠹
簡零編荒烟斷隴而欲代為呼籲也伏乞勅
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至
于去取予奪一聽上裁異日書之史冊曰崇
禎某年謚開國諸臣若而人又謚靖難慘死
諸臣若而人甚盛舉也蓋所舉止十餘年曠
典而所括乃數百年遺案知非明斷並出之
皇上固不能立定此善與善謚耳若夫李善

長恃勲而驕耿炳文墮成而老然前功自不可掩宜予中謚可也胡廣始悖周是修約而有媿死友繼負解縉子婚而有慚生女亟奪原謚可也陳瑛蛇吻蝎尾肆螫逢于卒無逃於好還徑加惡謚可也此又推惡與惡謚之旨而分別言之將皇上旌善瘴惡昭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昭垂不朽矣

開採鼓鑄

崇禎十一年九月工部左侍郎張慎言疏言

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採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鹽法者既發言盈庭矣臣竊以為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後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以為經久之圖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為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止圖補苴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非本計也恐字多踰限謹齋沐恭繕三疏先以開採鼓鑄言之臣以為開採鼓鑄果如諸臣之言國家

獲倍稱之息亦無補于得失之數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三十年前米斗止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以來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饑荒至取粟千里之外何以故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粟之法而專恃一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使我為治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

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廩百室盈止米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況開采未必獲什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矣至若言鼓鑄之利者其言似鑿，可聽然臣以為今日非錢少之患政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缺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之家飽煖

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
糜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為溝中之瘠者不
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萬物皆生穀貴
則萬貨皆貴貨少而日益貴貨貴而錢日益
賤也當年傭者竭一日之力得錢三十上下
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於是而不能求一
日之飽推此類具言之則邊兵一日之餉倍
於往者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
錢而餉之也況兵之數不可紀極乎極言之

在民則不農不農且將為盜比既為盜又當
費勦餉不可算在兵則日蹙則且將逃而
叛比既逃而叛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
有追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為潢池之弄
百姓因而不得耕而苦於加派征調者又無
論矣若使兵不蹙民盡歸農百穀皆生現在
之金錢臣以為足用若百姓不農且迫而為
盜雖錢如江河之流臣以為不足且不止於
錢之不足而已記萬曆年京師制錢以錢六

百抵銀一兩今則增至八百文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一千四五百不等者此何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穀與貨日多而錢日貴而專講生錢之法改使就銅山而鑄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所謂不可勝用者何物也非珠玉貨幣也不過菽粟而已故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攢兩相生而遂裕於流水之原若菽粟死則金錢亦死非真死也子母不相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之理末重而尾不掉勢固然也

開墾屯田

慎言又言開采鼓鑄臣已言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以為開墾是也然今日

已熟之田而民之棄而不得耕者不知凡幾
民之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
凡幾此皆各有故不求其故而欲驅軍荒殘
破之予遺樂而饑婦子於南畝徒使之斲耕
太息而已而漫然曰開墾是圖未獲之萬一
喪已成之膏腴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
著無所若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
雖閭里未必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
便有貫朽粟紅之效然是蔗是藜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於免
盜賊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蓋難言之
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今天下衛
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
止無屯亦并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
何田在某處卽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
又祖制屯田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
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
平大明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石占買亦有

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為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願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二人承為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況奉行不善其間追呼拷較吏虐需索又奸民規壞所怨田產指非屯為屯又以屯為非屯天下脊脊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

但以本省撫按司道於原勅內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自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冊籍炤民田之例而增其

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僉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以輕今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籩羊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親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兼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疏通鹽法

慎言又疏近議鹽法者亦多言繁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於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盡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貨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在恤商而已雖其間并條不

一而大指總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
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
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力在去其農之害蓋法
亦然欲課之無所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
之害故策蓋若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卽
以行蓋之法仍曲詢於商若何而行若何而
可以經久若何而可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
其勢而利導之卽有奸商積弊但去其大甚
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於流水之源矣蓋

鹽商與他賈不同皆携數萬之貲以求什一
之息重廉耻而惜體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
官稍加陵虐卽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
稍解散以去卽以一切法繩之亦止得一二
年之利而其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謂
竭澤而漁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
網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
倉者幾倍於曩時其後法既改而世振誤用
羣小敗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網法者臣

不知其詳然淮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
世振為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權
而慎其選令御史提綱於上訪世振之法而
輕重布之不必所設多官足矣但法雖云而
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錢
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於揚州設
鹽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布之權不操於
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壅而不可行

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衰止
天下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
其時便於民固有事若無事且若禹之行水
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而孟軻曰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殆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
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循為
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為本至哉言乎是在
計臣條畫之也

狡賊偽撫

崇禎十一年十月京師事嚴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北上流賊曹操聞之謂為勦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佳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宮署授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既授撫分屯群賊戶房竹保障自言不願受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

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撤汝才解嚴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屯穀城汝才與遙為聲援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其意將有不可言者然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設之勢以理臣現在兵馬再令督臣蔡秦兵由興山馳赴協

同掃蕩實蕩平之機也既上下部知之先是
兵科給事姚思孝論張獻忠必叛疏云夫荆
襄天下重地往代爭雄之要區也秦豫蜀交
會于斯糧艘兵餉絡繹于斯近聞楚寇巨船
百餘沿江而下即使人心底心訛言繁興尚
尚當選才量以重沅約留商之勢而降丁未
第一戰未建一奇事事懷疑飾詐躊躇恣驕
乃昇以天下要害倚為一方干城此言月為
來哉使其出于要挾牽制計無復之不得

不應也則其害不可言矣天下有如旦一掣肘
如是迫脇而尚可幸撫乎伏乞皇上速詔理

臣伏忠曾訂四千從軍何至今不受調遣治
臣數月安插何杳無奏聞按臣原開歸農回
籍從征三款何尚無確數併近日青形立限
諸臣詳悉星馳奏倘再遲疑蒙混粉飾伐
請究竟水落石出必有受其咎者國憲具
存欺罔何所逃罪勿謂撫旨一結無與吾
事也

詞臣改用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編脩楊廷麟上圖勝伐
謀一疏其末云陸贄有言立國之安危在勢
任事之濟否在人今國有安勢而事鮮士人
如嗣昌之言彼必不可敵治息諸臣必無能
為聞人語戰未敵已矣曰此立志何以致功
以嗣昌經理閩粵者二年督師陽和者嘗及
周矣未聞尺寸之利一戰之功也營門可為
而不為猛士可致而不致善事貴人必責且

夕敵至則引巾幘自覆耳由此自棄仍以責
人凡天下之功不成于智而成于愚者之
才生于巧而生于才今人患不能愚故誠
不足致其明市朝之刑無以使之畏法而死
敵即復不學故亦不足振其勇四節之辱無
以使之因敗而為功師之上六既濟之六三
聖人戒之曰小人勿用今大敵未克出險用
衆陛下以安危所在付之二三庸人之手可
為寒心昔諸葛武侯之言曰集思廣益自古

聖王必稽人謀伏望陛下毅然內出于志先
治其內以治其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
國三捷之章豈口乏人乎疏入改廷麟為兵
部主事赴宣大總督盧象昇軍前贊畫未幾
象昇遇大兵于曹庄死之

程